

# 張大千傳 (二七)

— 故都尋寶



／王家誠

抗戰勝利的歡欣，也流露在大千繪畫的題款中。

農曆六月，荷花怒放，大千憶起南京玄武湖、北平頤和園避暑賞荷的往事，心頭浮起一絲悲涼。放筆直掃，作巨幅水墨荷花四屏，高約丈二，四幅寬度合計一丈八尺左右。題七絕一首，後識：

「兩京未復，昆明、玄武舟渚之樂，徒託夢魂，炎炎朱夏便有天末涼風之感。」

乙酉六月避暑昭覺寺漫以大滌子寫此並題。 大千居士爰」

勝利佳音忽從天降，大千狂喜之餘，拈筆重題畫上：

「忽報收京杜老狂，笑啖強寇漫披猖，眼前不忍池頭水，看洗紅粧解佩

裳。」

句下自註：

「不忍池在東京，荷花最盛，昔居是邦，數數賞花泛舟。」

又識：

「七月既望，日本納降，收京在即，此屏裝成，喜題其上。 爰」(圖一)

大千詮釋印度〈獻花舞〉後九日，友人祉布到昭覺寺看他，一時興起，復作高二尺半寬半尺餘的小幅荷花，下筆豪放，花蕾挺立，荷葉則在狂風吹襲中款擺，詩同題四屏巨荷，後識：

「乙酉八月十日倭寇歸降，舉國狂歡，祉布道兄見訪昭覺寺，爲此留念。不忍池在東京，爲賞荷最勝處也。 爰記。」(註一)

葉淺予在觀摩國畫技法，以及等待往康定的攝影同伴期間，也用他的漫畫



圖一 大千民國三十四年作〈墨荷四聯屏〉，勝利後喜而加題（右上角）。

手法，以大千爲題材，畫了〈大畫案〉、〈唐美人〉、〈胡子畫胡子〉，和〈丈二通景〉等六幅漫畫留贈大千，其後由榮寶齋印製成套，冠以《遊戲神通》總名，又稱《漫畫大千諸相》。這六幅畫上，均有大千友人題跋。

其中〈丈二通景〉，描寫的可能就是農曆六月在昭覺寺創作四屏墨荷的景象。

大千匍伏地上忘我地揮灑，身後一子、一女，彎著腰，小心謹慎地捧硯台、端水盂侍候。巨幅畫紙一角，站著一僧一俗，俗者就是漫畫家葉淺予。謝稚柳題於畫上：

「大千伏地寫蓮花丈二通屏，其左持水盂者爲其女子子拾得（按，心瑞）；右鞠躬捧硯者，其男子子羅羅；袖手旁觀者，昭覺寺方丈定慧；張目決眦，兩手插褲袋者葉淺予也。 乙酉重陽，稚柳注。」(註二)

大千除農曆六月前後，作六尺〈唐裝水墨仕女圖〉贈淺予，又爲淺予漫畫的四幅扇面題讚。這些諷刺意味十足的題讚，在大千題跋中，可謂絕無僅有：

「藥箱開，老鼠出，東西南北應診難，請我不來真爾福。」——請醫讚

「救貧無方，要良爲娼。歸正可也，何必打婆娘！」——歸正樓讚

「青抹額，大紅鞋，坐櫃台；笑口開：恭喜大發財！」——迎賢店二讚（其一）

「能令爾喜，能令勃怒，咄咄爾曹非主顧。錢不來，誰留爾等住。」——迎賢店二讚（其二）(註三)

從題讚不難想像，葉淺予四扇所畫，無非針砭戰時的大後方社會現象。

日本投降後將近一個月，九月上旬，葉淺予終於等齊了康定遊伴，昭覺寺中辭別相處三個月的大千，前往康定采風，大千非但沒有同行，先前往新疆的計畫，也一併因勝利後欲往上海、北平的規畫而取消：

這年五月，由海棠香國大足歸來未久，欣聞新疆吐魯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和庫車的克孜爾石窟發現古代壁畫，曾計畫像莫高窟面壁般前往臨摹考察。他請得力助手李復，先回敦煌準備一切，只待秋後或下一年春天，便在安西會合前往；如今也只好俟諸異日。

國曆十月；農曆九月，在成都盛大展出的畫作，作品很快便訂購一空。其中一幅臨自莫高窟的〈水月觀音〉，仕紳、富賈、古董藏家多人，均想請回供奉，爭持不下。和大千有中表之親的四川教育廳長郭有守（子杰），出面排解，亦不得要領。只好請示省主席張群。張

群裁示由新都縣長冉崇亮釀金購下，置於寺院供奉。冉縣長與寶光寺住持妙輪上人商議，發起募款，新都縣的善男信女，以事關信仰和保存國粹，熱烈響應。百萬元價款（約合黃金十兩），很快募足。

迎請水月觀音入寺之日，妙輪上人率寺僧和信眾，舉行隆重法會，擺素筵大宴賓客，慶祝該寺得到國寶。

冉縣長為文記述奉迎水月觀音的緣起，請名畫家姚石倩書於畫上（圖二）。

根據張文修的兒子張心儉憶述：

「一九四五年八月，日本投降。道路稍通後，八叔給我銀元三〇〇元，命我



圖二 大千價值百萬的〈水月觀音〉

赴北平迎接父母回川。一九四六年夏，父母抵渝。……」

大千安排了懸掛八年之久的心事，自己也去了次上海，探望睽違多年的秋君、畫友和弟子；但為時甚短。十月，大千由四川飛往北平。

淪陷長達八年的北平，市面繁榮依舊，許多待遣返回國的日人，把各種服裝、傢俱、古物擺攤販售，形成一種特殊的景觀。

另一種特殊景觀，是充斥在琉璃廠書畫古玩店中的「東北貨」。

民國十三年遜帝溥儀被馮玉祥逼出皇宮，投靠日本人之前，曾與弟溥傑、

伴讀英文的溥佳，陸續把建福宮中的大批書畫古玩，偷運出宮。單以賞溥傑為名的，就多達千餘件。藉其他名目流出的書畫寶玩，更無計其數。

民國二十一年，「滿洲國」在長春成立，這些不世之珍，大半成為滿洲國的「御府」藏品。及至日本無條件投降，滿洲國解體，溥儀、溥傑等在瀋陽為蘇聯軍隊俘虜後，這些內府寶藏流落民間，有部份回流到北平。被對古畫珍玩嗅覺敏銳的古畫商販發現後，立刻以廉價收購，屯積居奇。對像張大千這樣有真知灼見的內行人而言，此際的琉璃廠，無異是取之不盡的寶山。

計畫在北平長期居住發展的大千，首先希望重新回到風景幽美的頤和園，然後在城內購買一座豪宅，以及到東北貨集聚地琉璃廠尋寶；但無論何者，都需要大量金錢。

民國二十七年冬，溥心畬辦完生母項太夫人喪事，向輔仁大學租用的萃錦園，期限已到；又為了免於受日本人的騷擾，二十八年春天舉家遷往頤和園，租住距前慈禧太后寢宮——樂壽堂不遠的介壽堂。戰後重返頤和園的大千，則租住長廊東首的養雲軒。

養雲軒不像原住聽鸚館般富麗堂皇，卻像樸素的江南院落。門額〈川泳雲飛〉四字，為乾隆皇帝御題。下了石



圖三 大千戰後租住的頤和園養雲軒

階，眼前便是一座橫跨葫蘆河的石樑。河中遍植荷花（圖三），對愛荷如命的大千比賞花昆明湖畔，更為方便。院後有小山，院內有軒五間，在清代，是嬪妃休息的地方。

在園中，大千和心畬可以朝夕往

還，遠比造訪萃錦園更為頻繁。心畲到養雲軒時，往往女兒韜華和女弟子劉繼瑛陪同，看兩人聯手作畫、吟詩。大千不少從四川攜來的繪畫和養雲軒的新作，留有心畲題詩。抗戰期間，心畲先後在萃錦園和頤和園，閉門著述和創作，謝絕交遊。任日本人威迫利誘，始終不為所動。因此受到滿族同胞和北方藝林普遍敬重，政府當局也早有所聞。

在「南張北溥」，聲名遠播之際，大千知道無論二人合作，或溥題張畫，都會格外受到重視。

養雲軒中，大千集聚友人、學生共賞由四川托運來的近作和部份敦煌臨摹作品時，觀者無不贊嘆為前所未見，咸稱他筆墨高超，非一般人所及。也有人提到，市售大千作品贗鼎甚多，生怕壞了大千形象。大千和于非闇當下便決定在中山公園水榭舉辦聯合畫展，以正視聽。

〈聯合畫展緣起〉，既不是大千親自執筆，也不採藝林耆宿聯名推介的方式，而是由大千四哥名醫文修「操刀」。文修先說大千足跡，遍及國內名山，啓迪靈思，師法造化。接著才寫到主題：

「……年來返蜀，長住青城之仙都，復赴敦煌，考核唐人之壁畫，京津舊雨，墨緣久疏，同好嗜痂，時殷問訊。

未殉葬，僅是易主到一位雅好收藏的韓軍長手中。她寫：

「終於，韓軍長在大千先生再三情商下，開出兩項條件，除非有：

- 第一，五百兩金子。
- 第二，二十張明畫。」

由於大千對此畫夢寐以求，遂毅然以購王府的五百兩黃金交付韓軍長。至於二十幅明畫，文中說：

「錢沒問題了，但是二十張明畫那裏去找？於是大千先生又帶著韓軍長到琉璃廠去選，凡是他看中的就買下來，再加上從兄長、朋友處收藏的明畫加起來，總算湊足了韓軍長要求的數目。」（註五）

高陽在〈重到春明〉篇，談到戰後大千北平尋寶的事，首先指出，大千以五百兩黃金，並非單買〈江隄晚景〉一幅，還有董源〈瀟湘圖〉和價位更高的顧閔中〈韓熙載夜宴圖〉。

南唐韓熙載（敘言），北海人，後主李煜時，歷官爲中書侍郎、光政殿學士承旨。

熙載敢言朝事，擅於文章和書畫，頗富聲望；自言倘得大用，一統江山不爲難事。熙載才子風流，家蓄歌伎四十餘人，常在夜間大宴賓客，酣歌熱舞，十分奢華熱鬧。

後主爲了瞭解這位重臣生活的另一

爰以贗鼎充斥，一望則面目全非，特將近作寄來，俾知其節履所及。茲定十二月十五日起，二十八日止，假中山公園水榭，陳列于君非闇及吾弟大千最近作都八十餘事，并附先兄善子虎幅三軸，敬希蒞臨賜教，契靈機于片楮，聊當臥遊，禦嚴寒于一朝，眞僞視掌，爰好大雅，幸垂察焉。」（註四）

推測這次聯展，也爲大千增加了一筆可觀的收入，並有人先付潤筆向他預訂作品。他也加緊腳步，在北平城裡物色久居的宅院。

他看中一座有六個獨立花園的四合院王府，要價黃金五百兩，足夠六個家庭居住。大千算算，若像在上海或網師園那樣，兄弟子侄合居一個王府之中，豈非美事？

付過訂金之後，大千立刻進入「魚與熊掌」不可兼得的困境；那便是在他心目中，比黃金珠寶更爲貴重的古代名畫。

大千晚年的女秘書馮幼衡，在〈大風堂鎮山之寶〉文中，認爲難以兼得的古畫，就是大千於戰前在琉璃廠國華堂所見到的，趙雍〈江隄晚景〉，也就是大千後來考證出的董源金碧山水。

馮幼衡文中表示，大千重履故都時，聲言要以〈江隄晚景〉殉葬的國華老闖早已物故，所幸那幅傳家名畫，並

面，也爲了好奇，命畫苑待詔顧閔中夜入其邸，把飲酒作樂百態，暗記在心，然後憶寫成〈韓熙載夜宴圖〉（圖四）。呈請御覽。

大千告訴早年即任職北平故宮博物院的莊嚴說：

「觀後爲之狂喜，覺得非買不可。可是該卷索價奇昂，房子與古畫既然不能兼得，經過數日考慮，終於將顧卷買下。因爲那所大王府不一定立刻有主顧，而〈韓熙載夜宴圖〉可能一縱即逝，永不再返。」（註六）

至於〈江隄晚景〉，大千除在跋中敘述戰前首見此畫，並述：

「去秋東虜瓦解，我受降於南京，其冬予得重履故都，亟亟謀觀此圖。經二閱月，始獲藏予大風堂中，勞神結想，慰此遐年，謝太傅折屐良喻其懷。……予尚有澹設色〈湖山欲雨圖〉，亦雙幅，與此可謂延津之合，並爲大風堂瓊璧。丙戌（三十五年）二月既望，昆明湖上雪窗復書。蜀人張大千爰。」（註七）

至於高陽文中提到的董源〈瀟湘圖〉，並非得自北平，而是三十五年冬在上海購得。

北宋書畫大師米芾（元章）在〈畫史〉中對董源的評論，使大千深有同感。

「董源平澹天成，唐無此法，在畢宏

之上，近世神品，格高無與比也。峰巒出沒，雲霧顯晦，不妝巧趣，皆得天真。……」

明朝的董其昌（玄宰）太史，酷嗜董源作品，和大千可謂千古同好。其昌藏有四件董源作品，名其堂為「四源堂」，始終為大千所深羨。四件作品中，以〈瀟湘圖〉卷評價最高。

三十五年冬大千到了上海，與二、三好友不時出示所收名蹟，互相評析賞鑒，適巧大千魂縈夢繞的〈瀟湘圖〉卷也在其間，他不計一切代價，求讓到手。

三十四年深冬喜得〈韓熙載夜宴圖〉，他曾刻〈東西南北只有相隨無別離〉閒章，鈐於畫上；如今則請方介堪為刻〈瀟湘畫慶〉印，以資慶賀。

三十六年重陽登高前日，大千酌取三幅董源名蹟中的筆法，綜合成〈仿北苑山寺浮雲〉圖，題識尾段，可見大千坐擁「三源」的志得意滿：

「……予先收得〈江隄晚景〉、〈風雨出鰲〉（按，可能即〈湖山欲雨圖〉）二圖，並此（按，指瀟湘圖）為三矣。它日珍品更有所獲，當不令董老（其昌）專美於前也。此〈山寺浮雲〉斟酌三圖筆法為之，喜有人處。丁亥重九前日大千張爰。」（註八）

△ △ △ △ △



圖四 五代南唐 顧闳中 韓熙載夜宴圖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

可能與購宅、買古代書畫需款有關，乙酉年農曆新年前，大千雖然百般忙碌，繪畫作品數量，仍然可觀。

如：題有〈滿江紅〉詞的〈華山絕頂〉、憶寫武威城西的〈蓮花峰〉、寫生「閨人手植黃水仙」的〈水仙圖〉，及描寫藏女牽狗的〈番女掣彪圖〉等。

由〈水仙圖〉題識，可知大千戰後首次北上舊京，有「閨人」隨行，推測應是家在北平的宛君。春節將至，水仙球根和各種盆栽的寒花應肆，植於瓦壺細石間，點綴出盎然春意，也成了大千寫生的模特兒。

〈番女掣彪圖〉，民國三十三年秋即曾畫過，款贈友人（見本文章四）。隆冬歲暮，同樣頭戴皮草帽，身著鮮紅袍面皮裘的邊疆少女，牽著一隻回頭張望的純黑獒犬，畫給人的感受格外溫暖親切，彷彿昆明湖中風馳電掣般滑冰的北國少女，另一不同於前作的是，大千行書於右上方的題識，佔了四分之一以上的空間。大意是：

明年太歲在戌，屬狗，跟二、三好友談及青海上元蒙古少女所著服飾及活動時，便畫了〈番女掣彪圖〉。接著論社會變遷，仕女服飾非但各地差異，更瞬息萬變。而畫之六法，首在寫生，因此他主張畫中人物的服飾，要隨地方、時尚與好惡而變化，他寫：

「……習尚所歸且不足見容於瞬息，是使虎頭、探微之徒復生，閭相、吳生之流可作，亦將無所施其毫髮，西番蒙古習俗稍定，目逆同趣，顧何嘗不足以入於賞鑒也耶？」

乙酉嘉平月二十二日昆明湖上養雲軒題記。蜀郡張大千爰。」（圖五）

大千這篇為畫中仕女服飾，應隨地

域、種族、時尚而變化的論點，自然有他從洞窟壁畫、古今名作及所見各民族服飾衍化為依據，實際也為他筆下的時裝仕女作了有力的辯護。

民國三十五年春，農曆丙戌年元宵，大千挾〈江隄晚景〉造訪介壽堂，與心畬共度佳節。展開董源山水，但見高約六尺，寬三尺有餘的畫幅中，青綠



圖五 題有論仕女畫中服飾的〈番女掣影圖〉

燦然，樹外旅人，乘騎、挾琴、擔擔，忙於趕路。木橋、江流的彼岸，高峰疊嶂，把山外的江面和遠峰，襯托得飄渺神秘，恍若仙境。心畬一見，大為驚嘆，遂應大千之請，在上詩塘題：

「大風堂供養南唐北苑副使董源畫江隄晚景，無上至寶。丙戌上元，西山逸士溥儒敬題。」（註九）

以前大千自行鑒定此畫，先疑為趙雍手筆，及至購歸細看，又重新斷為董源所作；有些藝壇人士未敢深信，及至出身皇族，飽覽祖傳書畫及故宮藏畫的溥心畬題跋一出，頗具取信於人的權威性。

農曆二月，欣賞京劇名伶金少山的〈甲子山〉劇後，對少山所表現的兒女英雄本色，大為傾倒，先後贈畫一幅、摺扇一柄。扇面上題：

「振衣千仞崗」，此五字惟吾少山豪士足以當之。丙戌二月，將還蜀中，寫此留念。大千居士爰。」（註十）

就在贈扇金少山的二月中旬左右，大千夫婦飛往重慶。同行的，還有處境清寒的滿族弟子何海霞；弟子俞致貞、劉君禮及王蕙蘭，後來也到了四川。

二十三年，海霞以百塊銀元拜師，早已傳為藝林佳話，但他得拜名師的過程，卻有段鮮為人知的曲折。

#### 文註：

- 一、《中國近代名家畫集—張大千》圖五。
- 二、《張大千的世界》頁八〇。謝稚柳跋釋文見《張大千全傳》頁一六四。
- 三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五七。
- 四、《張大千全傳》頁一六七。
- 五、《形象之外》頁五四。
- 六、《梅丘生死摩耶夢》頁二〇七。
- 七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六六。
- 八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七四。
- 九、《大風堂遺贈名蹟特展圖錄》圖四及題跋釋文。
- 十、《張大千全傳》頁一七三。

#### 圖註：

- 一、《渡海三家收藏展》圖五三、《張大千九十紀念展書畫集》圖十一。
- 二、《張大千名蹟》頁一，四川人民出版社。
- 三、王家誠攝。
- 四 A、B、C、《中國美術史全集》（繪畫篇二）圖八五。
- 五、《張大千書畫集》集七圖十三。

